

# 思源壠口歲時記



◎徐仁修的自然觀察與體驗

徐仁修◎攝影撰文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思源壠口歲時記／徐仁修撰寫攝影--初版--台北市：  
遠流，1996【民85】  
面： 公分--（自然觀察系列；1）  
ISBN 957-32-3088-7（平裝）

1.自然保育-通俗作品

367

8511272



自然觀察系列 1

# 思源壠口歲時記

◎徐仁修的自然觀察與體驗

作 者=徐仁修

圖片攝影=徐仁修

美術設計=唐亞陽

地圖繪製=許景麗

發行人=王榮文

主 編=黃秀慧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郵政劃撥=0189456-1

電 話=(02) 2365-3707

傳 真=(02) 2365-7979

出 版=1999年7月 3版2刷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1295號

版權所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ISBN 957-32-3088-7

售價 3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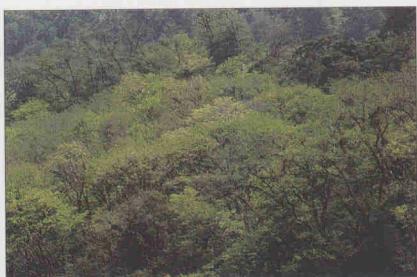
# 思源壠口 歲時記



◎徐仁修的自然觀察與體驗

徐仁修◎攝影撰文

# 目次



總序 ————— 4

緣起 ————— 6

思源壙口位置圖 ————— 8

春情

【驚蟄】 【春分】 —————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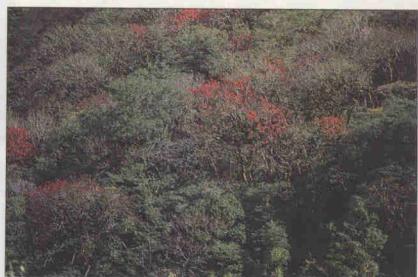
【清明】 【穀雨】 ————— 28

【立夏】 【小滿】 ————— 46

夏  
櫻  
鬱

【芒種】 ————— 58

【夏至】 【小暑】 ————— 66



【立春】 【雨水】

150

【小寒】 【大寒】

142

【冬至】

132

【大雪】

126

冬息

【小雪】

116

【立冬】

108

【寒露】 【霜降】

100

【立秋】 【白露】

92

秋寂

【大暑】

78

## 【總序】



自一九七五年以降，台灣不顧一切地朝向建設「經濟奇蹟」的目標努力後，人們口袋裡花花綠綠的鈔票不斷地增加，同時，我們環境的污染指數也不斷增高，而大自然裡的生物卻快速地減少，螢火蟲消失了，泥鰌、蛤蜊、青蛙……不見了，小溪岸、河堤、溝渠、田埂……大都鋪上堅硬、粗暴、醜陋的水泥，美麗、生動的大自然漸離我們而遠去，孩子們也越來越少有機會去接近自然、向自然學習，也無法從自然那裡得到啓示、快樂、感動，兒童最珍貴的想像力也難以得到大自然的滋潤，正如一位小朋友說的：「台灣的虎姑婆移民去了，因為大人把大樹砍光，虎姑婆沒有森林可以藏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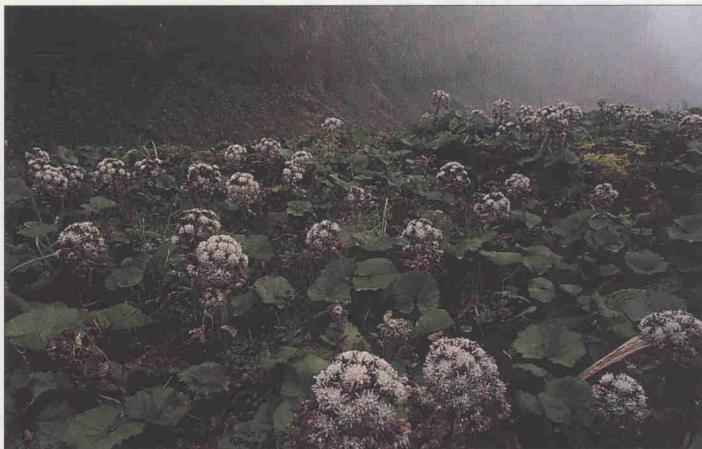
為了保留台灣大自然的一線生機，二十年來，我經常上山下海，以紙筆、相機來記錄美麗豐饒的福爾摩沙，為了讓兒童有機會與能力接觸大自然，我也花好多時間去為孩子們演講，並帶領他們到荒野自然去進行觀察與體驗。我發現這種播種與紮根的工作是真正保護台灣大自然生機的最佳辦法，而且效果顯著，這些孩子們都懂得從一個更宏觀更長遠的眼光來反省生活與面對自然。

過去我與許多人曾以環保運動來抵抗那些製造污染、破壞大地的大企業，其結果就像

遇見了希臘神話中的九頭妖龍——你砍去一個龍頭，牠會再長出兩個頭來一樣，不但沒完沒了，還會被套上「環保流氓」的大帽子而難以脫身。但，這些曾深入荒野、受過大自然感動與啓示的孩子們，在長大之後，若是成為政府決策官員，他們不會為虎作倀；若是成為企業家，他們早就明白「違反自然生態的投資」對整個地球、人類而言，是極為虧本、得不償失的投資。

為了台灣的自然生機，為了孩子們，我在一九九五年創立了「荒野保護協會」旨在匯聚更多理念相同，真正愛大自然、愛台灣、愛孩子的有心人士，一起來推動這個觀念。此外，我也透過遠流出版公司，出版我這二十年來在台灣山野所做的自然觀察與體驗，一方面為記錄、一方面是我與大自然相處的經驗傳承，更是我在自然深處的沈思與反省。

如果你閱讀這一系列「徐仁修的自然觀察與體驗」而感到有些心動，請與「荒野保護協會」聯繫，你很可能就是那些將影響台灣未來的「荒野講師」或「荒野解說員」。



## 【緣起】



好多年前一個陰霾、偶爾下著細雨的十二月天，我從宜蘭走中橫支

線行往梨山，經過泰雅族人居住的南山村後不久，山霧漸漸瀰漫起來。當種植高山蔬菜的菜園逐漸消失在我身後，左彎右拐的山路旁，出現了

幢幢大樹的翦影，在時濃時淡的霧中，好似走馬燈般地一一呈現。

我把車速放慢到時速十公里左右，只因為這些大樹的姿影強烈地吸引我的眼光，在這個住著愛砍樹之民的島上，我很少看到這麼多、這麼美的巨木，而它們又如此靠近公路。

山路迴旋上升，樹姿也愈奇。這些少見的大樹已差不多落光了葉片，在薄霧中特別呈現出一種迷離幻境；近處的大樹赤裸裸的地展現枝幹的力與美，遠處的則像解去寬大厚重外套，換上半透明薄紗的姑娘，隱約可見她苗條婀娜的身材。我完全不敢相信，這些樹就是夏季我打這裏經過時，所看見的掩耳遮目的樹木。

這段呈之字形爬升的險路，原本令我不悅，因為經常坍方，但現在卻使我頻頻停車，不忍前進。當下我決定對這被人稱為「思源埢口」的地區裏的樹木、森林、野花、野生動物，好好做一番觀察與拍攝。就這樣，我有三年多的時間，在這方圓幾公里內，以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月份，記錄了它的豐饒、美麗與多變。

思源埶口正好是蘭陽溪與大甲溪的分水嶺，也是百萬年來兩條溪流互相爭奪水源的地方，時至今日，這場爭奪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思源埶口不只是分水嶺，也是兩種氣候的分界線，尤其在冬季，埶口的北向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的氣候形態，經常起霧飄雨，寒冷潮濕，而南向則是晴朗乾燥的中部氣候。因為這種氣候上明顯的差異，也造成埶口兩邊生長著截然不同的植物。

思源埶口也是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唯一相連的地方，由於地緣、海拔落差和氣候的差異，自然生態極複雜，景觀美麗又多變化，但令人不解的是，這片夾在太魯閣國家公園與雪霸國家公園之間的自然勝地，兩個國家公園卻都把它摒棄在外。

我所觀察的範圍是從跨越米磨登溪的可法橋開始，沿著中橫公路蜿蜒上升，越過埶口一公里到思源二號橋，這裏也是通往南湖大山的岔路口。這段距離直線約為四公里，公路則曲折達八公里多。海拔高度則從一千四百公尺爬升至一千九百五十公尺。

二十多年來，我走遍台灣，還沒找到一處可以與思源埶口相比的地方。請讀者隨我走過這個地區的四季，參訪隨季節變換容顏的大樹，欣賞開在山坡、林緣的各種野花、山果，以及結識這裏的原住民——各種野生動物。

這裡的草本植物群落變化極大，例如藍嵌馬蘭，在一九九二年時，數量尚不多，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四月，它簡直氾濫了，不只路旁坡地多如花壇，在森林底下也像紫火到處蔓延。而原本不少的附地草、繁蔓，在一九九五年卻寥寥可數。大自然的變化永遠難以預料，群落間的消長令人目不暇給，使得我和思源埶口的情緣難分難了……。



### 思源壠口位置示意圖

將成為你的美麗夢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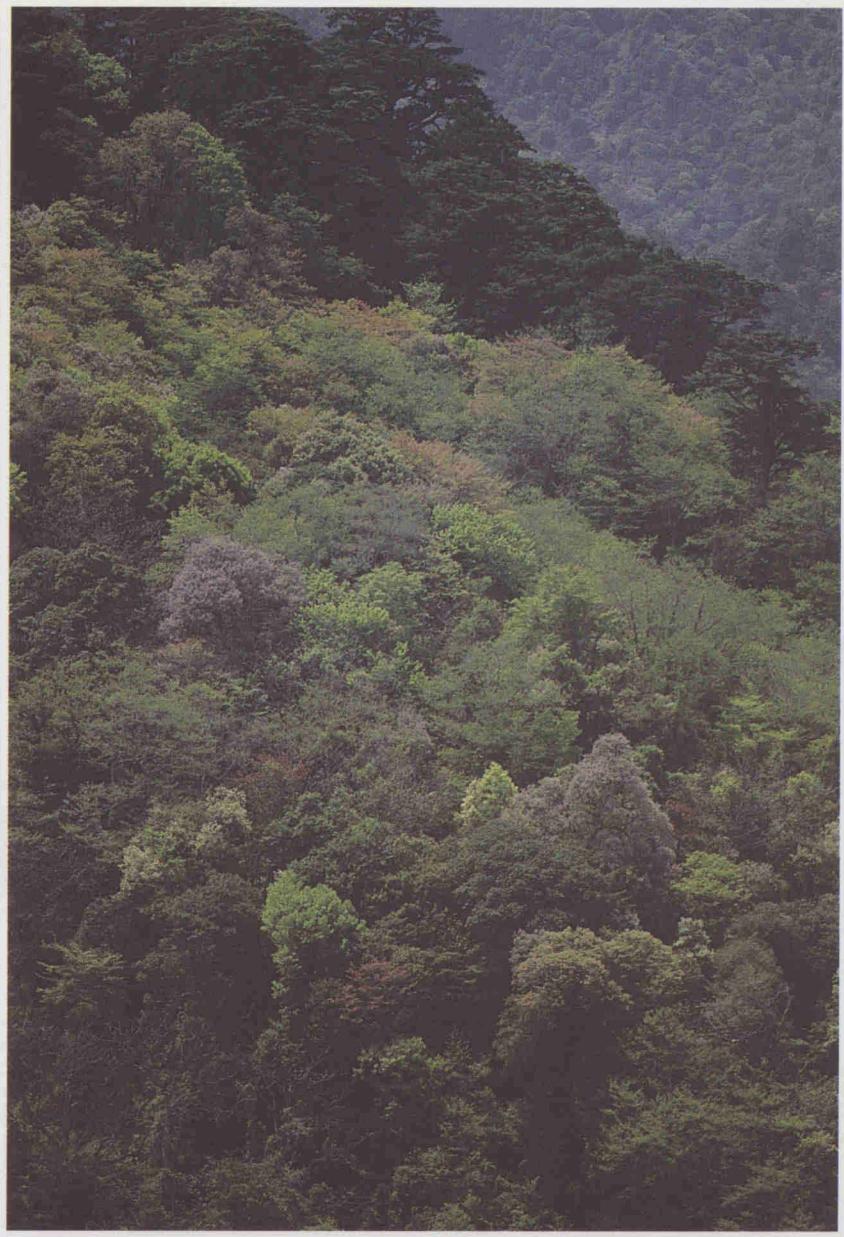
思源壘口

走入這本書

時常出現在夢中的場景

有一處既熟悉又陌生

每個人都曾經



對我來說

春天的來臨

不是歲時的概念

而是萬物甦醒的狀態

是樹液流動 芽苞鼓脹

是山鳥突然婉轉鳴唱

是灌木上的第一面蜘蛛網

山風不再冰冷襲人

空氣中蘊藏著

一股生命蠢蠢欲動的氣氛

## 春情



春天什麼時候降臨思源壠口是沒有一個準兒的，每年來到的時間也都不同，無論陽曆、陰曆，或者節氣，只能做為參考。

在我的紀錄裏，一九八六年的三月初，這裏仍然是一片粉粧玉琢的冰雪世界，而一九九一年的二月中旬，卻已是山花鑲路，大樹苗芽。但大多的年份裏，二月是春天與冬天玩拔河遊戲的月份，一會兒暖得讓人脫盡冬衣，一會兒又春寒料峭，使人趕忙又穿起厚裳。

對我來說，春天的來臨不是時間概念，而是萬物甦醒的狀態，是樹液流動的

聲音，是山鳥啁啾的音量，是山風吹在身上柔和的感覺。

在思源壠口，對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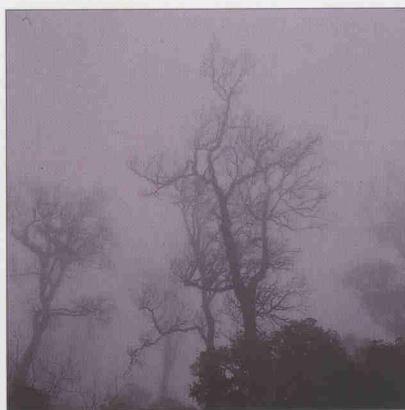
天最敏感的要屬山菊。

這種又被稱為「款乃」的菊科植物，常常在其他植物全然沒有動靜的時候，已經悄悄地

抽長著花苞。這是一個訊號，是春天臨近

的日子，是大地日記本新翻開的第一頁。

山菊是日記本上出現的第一個名字，也是大地為了歡迎春天降臨而在來路兩旁遍插



◎落盡葉片的大樹在飛湧的霧裡，有如皮影戲似的忽隱忽現，這是大自然的舞臺，好戲才剛要上演。

的鮮花。

蜘蛛則是此地原住動物中對春天最先知先覺的一個。正當山菊忙著抽苞開花之際，許許多多的小蜘蛛網，在枯草高莖上開張了。有時一株枯草上多達十幾張小網，好似公寓上無數的天線，胡亂擰掛。此時的氣溫仍然凍人，寒霧幾乎竟日籠罩。我很好奇，這些蜘蛛能網住什麼昆蟲呢？我常去拜訪這些在陸地上撒網的漁



◎雖然春寒依舊料峭，但小蜘蛛早已經不奈久候，在枯草乾枝上張起了小小的絲網，雖挽不住含花香的春風，卻擋下了一網春霧凝結的項鍊。



◎山菊是思源埡口最忍不住的春花，往往其他的野草才剛剛有點動靜，它已在路邊林緣列隊開放，專為歡迎春天來臨的迎賓之花。它在四、五月朔果成熟準備飛出種子時，又像開花一般再美麗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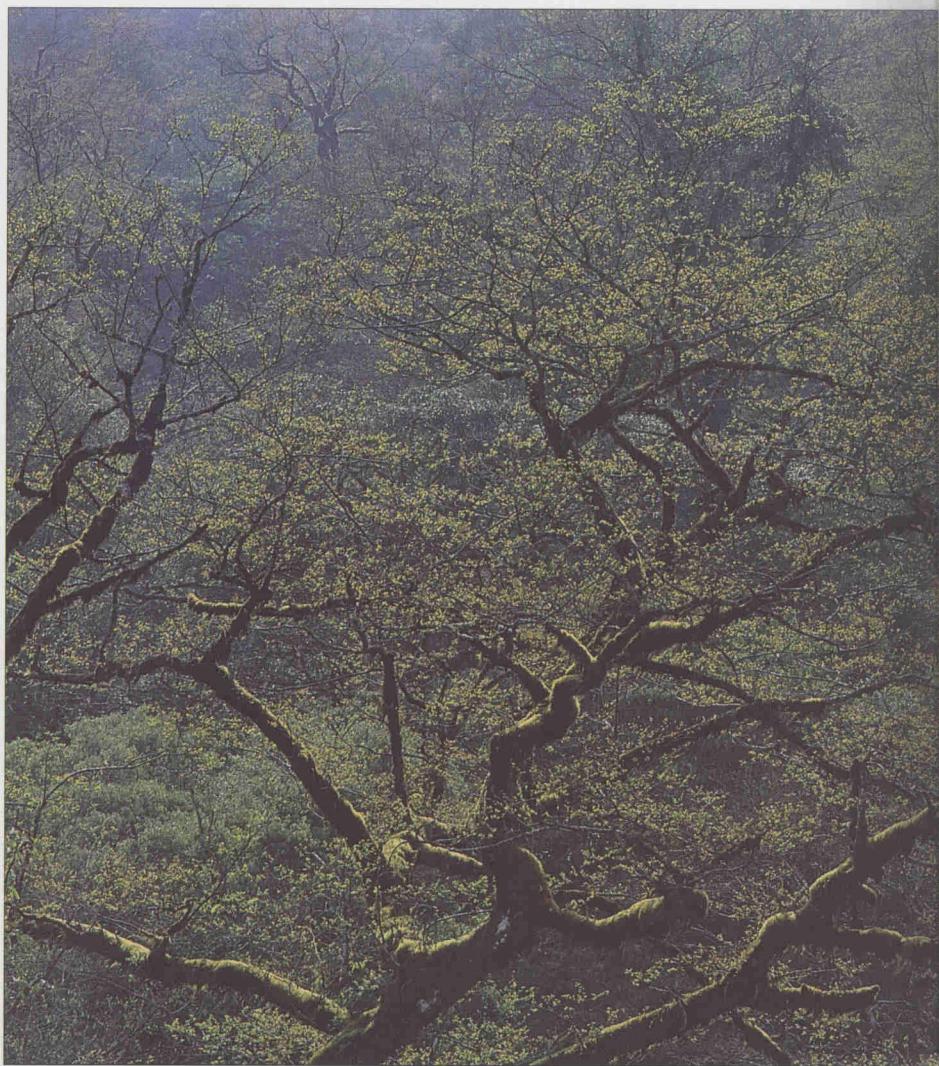


◎如枯似亡的大樹，表面看來似全無復甦的跡象，其實內部樹液早已迅速流動，各個芽苞也已蓄足了能量，只等待引信點燃……。

翁，我發現牠們總是捕捉了滿滿一網霧凝的珍珠。小蜘蛛用這種只可欣賞不能擁有的美麗，來呼應山菊的迎春。

等到山菊綻放第一朵花，就表示春天的先遣隊伍已經來到，火種點著了，然後連夜蔓延開來，由下而上，沿著山路兩邊迸開花瓣。每天，每一枝花莖上都添增了花朵，這時節大多在三月初，當然，在那所謂暖冬的年份，它會提早到二月中旬或下旬。

三月的風猶有寒意，卻不再刺骨，有時還帶著冷涼的快感。山菊花愈開愈熾烈。現在花枝因為枝頭開了太多花朵而彎



◎往往是一、二天之隔，甚至是一夜之差，原本枯寂的枝條，忽然間彈射出一樹如綠火一般的小新芽新葉。